

北宋江宁府（今江苏南京）城东门和钟山的正中间，有一个名叫白塘的荒僻地段。

神宗熙宁九年（1076），他在这里修盖了几间房屋，种植了一些树木，稍稍整理成“家”的样子。

住所被称为“半山园”，却并不宏伟壮观，仅供遮风挡雨之用；没有垣墙，没有邻居。

以北不远处，则是一个土骨堆，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，唤作“谢公墩”。他经常跑去游憩，在那里，摩挲着满生苍苔的石头，想象着昔年谢安的功业与遗憾，流连忘返。

当此情景，也许，他会禁不住吟起自己曾写过的《凤凰山》来  
欢乐欲与少年期，人生百年常苦迟。

白头富贵何所用，气力但为忧勤衰。

愿为五陵轻薄儿，生在贞观开元时。

斗鸡走犬过一生，天地安危两不知。

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国朝积贫积弱，臣子夙夜难眠。何以解忧？不在杜康，唯有变法！

然，前路不可测，阻碍又重重。一人逆流而上，举步维艰，力倦神疲。还不如当一个五陵轻薄儿郎，斗鸡走犬，哪管天地兴亡。

而他终归无法放手。怎么可能“安危两不知”？“安危两不知”的下场，是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。

泣血蝇虫笑苍天，孤帆叠影锁白链。江山社稷总挂怀，长驱鬼魅不休战。

他毕竟是王安石。

单就《凤凰山》这一首诗，已足以说明作者的抱负、愁虑，以及才情。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、改革家，其实他亦是思想家、文学家。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，司马光是史学家，苏轼一壁“大江东去”（词人）一壁“嗜羊炙味”（吃货），其实以上诸君皆系“斜杠青年”，“一专多能”，且彼此关系密切。

而关于特立独行的安石的故事，我们需要从一千年前细细说起。



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（1021年12月18日），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内（今江西抚州），王安石降生了。

《清江县古迹志》转引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考略》：“维崧堂在府治内。宋天禧中，王益为临江军判官，其子安石生于此，后人因名其堂曰维崧。”

据邓广铭（1907年3月16日—1998年1月10日，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）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一书，小王的父亲王益，在地方上做了几任知县和知州，凡所到之处，尽力做一些除暴安良、兴利去弊的事，因而全都有治绩，去职后也都有遗爱。做官，王益“一以恩信治之，尝历岁不答一人”；做父亲，同样“未尝怒笞子弟。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，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，甚适”。

《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》，邓广铭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出版。邓广铭自上世纪50年代始，历经半个世纪之久，曾倾注了巨大心力，四写王安石。



安石的母亲姓吴，“好学强记，老而不倦。其取舍是非，有人所不能及者”。她的母亲黄氏，也就是安石的外祖母，亦有一定的文化修养，兼喜阴阳术数之学，故吴夫人“亦通于其说”。难得的是，她不仅聪慧，也很贤惠——吴夫人是王益的继室，安石、安国、安世、安礼、安上是她亲生的，前房所出则为安仁、安道二人；而吴夫人对仁、道的爱抚，反而超过了石、国等。

基因优秀，家风熏陶。随父宦游各地，天资非凡、手不释卷

**你记得安石是政治家、改革家，其实他亦是思想家、文学家。就好像你记得程颐是哲学家，司马光是史学家，苏轼一壁“大江东去”（词人）一壁“嗜羊炙味”（吃货），其实以上诸君皆系“斜杠青年”，“一专多能”，且彼此关系密切。**